



王友輝

49. 9. 19. 生

台北市人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肄業

現職／

學生

作品／

舞台劇「九重葛」、「素描」、「風景

1」、「白鷺鷥」、「四郎探母」等二十

餘齣

# 兩個女人

舞台劇劇本組第三名 王友輝

## 劇情大綱

一個是驕縱的千金小姐，一個是命運悲慘的少女，她們在彼此結婚的那一天偶然相逢，匆匆分離。平凡的主婦生活使小湘漸感無聊，因好奇而開始了金錢的遊戲，最後被吞噬在如黃河巨浪般的金融風暴中，而與丈夫離異、母子分離。

而阿貞，和丈夫共同的努力下，在異國開了花店，當年從小湘手中接過來的捧花成為阿貞的精神支柱，當她即將臨盆時，發現小湘的身份，歇斯底里的恐懼使她陷入狂亂。……

本劇是對京劇《鎖麟囊》的謔仿，完全以現代的眼光重塑命運的嘲弄。

## 場景說明

以抽象的場景配合劇情加以變化，從台北到紐約

## 人物說明

小湘：一個平凡的女人，寂寞的家庭主婦

阿貞：一個悲慘的女人，從貧賤到安康

廷訓：小湘的丈夫  
盧勝：阿貞的丈夫  
大器：小湘的兒子，九歲大  
薛母：小湘的母親  
歐巴桑：小湘家的傭人  
另有神職人員、攝影禮服公司服務員、追逐明牌的大家樂迷、乩童、股票族的太太們、示威人群、高雄夫妻以及潛意識中的人們。

## 序場

（黑色基調的舞臺，呈現在初入劇場的觀眾眼前。舞臺上空無一物，在無光的情形下，更顯出一股靜謐的深遠。）  
（觀眾席卻是明亮的，以致走動的人群、靜坐的等候，都成為戲的一部份。）

（俟大部份觀眾皆入場後，在吵雜的人聲中漸漸揉進收音機裡播報股票行情的女聲，單調的聲音，有種唸經的感覺。股票逐漸淹沒了劇場的人聲。）

（舞臺上一陣閃電，然後是一聲悶雷，不一會兒，驟雨聲漸瀝嘩啦地響起。）

（隨著閃電，舞臺上揉進了可見亮度的光。小湘和阿貞分別自不同的方向出場，兩人在臺前相遇。）

（小湘穿著平常衣服，但是卻梳了個新娘頭，畫了濃粧，她撐了把傘，傘上還滴水呢！）  
（阿貞卻是淋得溼溼地，溼到不想躲雨的地步。）

（她們在舞臺前相遇，小湘揮手叫計程車。）

（車燈閃過，似乎濺起了水花，她們閃躲。然後兩人站在似乎是屋簷下等著。）

（她們彼此對望，不作聲，只有雨聲漸瀝、車燈閃爍。）  
（小湘把傘湊進阿貞，讓她也走進傘的蔽蓋下。）

（阿貞沒有說謝，只是用眼光示意。）

（小湘微微一笑，算是回答了。）

（汽車喇叭聲，車燈閃爍。小湘揮手，煞車聲。）

（小湘正待往前跑，忽然停住。轉頭對阿貞說話。）

小湘：順路的話，搭個便車吧！

阿貞：不用了。

（小湘眉頭微皺，不由分說，拉著阿貞跑向計程車。）

(舞臺上及觀衆席的燈立刻全暗，雨聲漸漸消失。)

## 第一幕

(孟德爾頌《仲夏夜之夢》裡的〈結婚進行曲〉在靜默的黑暗中驟然響起，震撼了劇場。當喇叭吹奏的剎那，舞臺上的燈光和景致迅速轉化。)

(歌德式教堂的抽象景片，以及五彩玻璃鑲嵌的窗欄垂吊在黑色的舞臺上，將舞臺裝飾成肅穆卻帶有喜氣的教堂聖壇，舞臺上剎時明亮起來，觀衆席也亮著。)

(穿著新娘白紗禮服的小湘自觀衆席中緩緩隨著樂曲的節拍步向聖壇。)

(身穿黑色燕尾禮服的新郎廷訓在舞臺下緣等待著。)

(當新郎、新娘會合後，觀衆席的燈逐漸減去，視出舞臺益發燦爛起來。)

(新郎、新娘背對著觀衆，雙雙走上舞臺，步向早已等候著的神職人員。)

(〈結婚進行曲〉漸弱，成為似有似無的視底。)

(新郎、新娘在神職人員面前跪下。)

神職人員：周廷訓先生，你願意接受薛湘靈小姐作你的妻子，並承諾在任何環境中，一生敬愛她嗎？

廷訓：願意。

神職人員：薛湘靈小姐，你願意接受周廷訓先生作你的丈夫……

(當新郎、新娘跪下時，阿貞從觀衆席的最後一排，向前走去，當神職人員問到小湘時，她已經站在觀衆席的最前端。

她看著舞臺上的婚禮，若有感觸地轉身對觀衆說話，因此，舞臺上的聲音被掩蓋了。)

阿貞：外面的西北雨還那麼大。我想，教堂是一個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所以，雖然我已經不在乎淋濕了沒有，我還是不敢告訴她，今天早上，我也結婚了。但是不是在教堂，是在法院。一個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對我來說，是走了進來。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在計程車上，她告訴我她要趕去禮服公司，還熱心地歡迎我到教堂觀禮。我不敢告訴她，今天早上，我也結婚了。但是不是在教堂，是在法院。一個女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對我來說，卻也沒什麼特別的。就穿著這一件衣服，我把自己的一生，託付給我先生。他姓盧，人很好，可是什麼也沒有。公證結束，我帶著盧太太的名份，和他在法院門口分手，因為我們都必須回去上工。但是，我想，這樣一個具有特別意義的日子，我真的不願意把時間浪費在工廠的生產線上。所以我毫無目的地在街上閒逛，直到我碰上了這場大雨，和這位看起來像是有錢人家的小姐。我真的很想看看，別人的婚禮，是怎樣進行的。

(阿貞沉默了一下，我們立刻又聽見神職人員的聲音。)

神職人員：……所以你們應該完全屬於對方，無論在思想上、感情上，兩人要合而為一。為了這種合一的生活而必須犧牲時，應該慷慨去做。只有忠實的愛，才能使犧牲更為容易……

(當神職人員繼續這段話時，阿貞走上舞臺，走向小湘，看著那一身雪白的禮服，不勝羨慕地拉起了拖曳的白紗。)

(像是故意的，一道黑幕將阿貞和婚禮現場阻隔，白紗自阿貞手中溜走，她望著空空的兩手，有點感慨。)

阿貞：同樣的日子，同樣是新娘，我卻穿不起白紗禮服。當然，我也沒有資格穿……

(阿貞向右舞臺走出去，邊走邊講。)

阿貞：早在十五歲那年，我就失去了純潔的自由……

(左舞臺的光圈裡，穿著喇叭褲的廷訓和清湯掛麵、夾著黑髮夾的小湘保持距離地談著話，小湘有點害羞，廷訓則不斷扶著粗黑框的厚眼鏡。)

小湘：不行啦！我媽不准的啦！看什麼舞蹈嘛！

廷訓：噓，是雲門舞集的白蛇傳耶！又不是歌舞團。

小湘：我又沒看過，我怎麼知道那是什麼！

廷訓：所以囉！去看了你就知道了。人家是IOWA的碩士，到New York學舞回來的咧！

小湘：哪有這種人，你騙誰呀！

廷訓：騙你不是人，人家說是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的啦！去啦！

(小湘遲疑了一下。)

小湘：那如果我不喜歡，我要先走哦！

廷訓：少沒水準了，票很難買的啊！

(當廷訓拉住小湘的手的同時，燈暗。)

(右舞臺的光圈亮起，光圈裡有一張床，阿貞穿著薄薄的衣衫，正用一條大毛巾擦頭髮，嘴裡還叼了根煙。)

(身穿便服、頭髮短短的盧勝拘謹地坐在床沿，連頭都不敢抬。)

(阿貞熟練地丟了煙，爬上床，躺著，毛巾蓋在臉上。)

(靜默了片刻，阿貞拉開毛巾，瞪著不安的盧勝，粗聲粗氣地。)

阿貞：喂！阿兵哥，開保險，開始射擊了啦！

盧勝：沒有啦！我不是要做那個啦！

阿貞：啲，你以為我要做哪個？

盧勝：我……第一次來。

阿貞：哦！大家都這麼講，騙紅包啊？

(阿貞伸手扳盧勝的肩膀，盧勝一驚，伸手掏出鈔票，丟在床上，逃走了，阿貞愣愣地。燈漸暗。)

(左舞臺光圈亮起，廷訓換了副黑絲邊眼鏡，小湘手抱著書，她的髮型變了。)

(左舞臺光圈亮起，廷訓換了副黑絲邊眼鏡，小湘手抱著書，她的髮型變了。)

(左舞臺光圈亮起，廷訓換了副黑絲邊眼鏡，小湘手抱著書，她的髮型變了。)

(左舞臺光圈亮起，廷訓換了副黑絲邊眼鏡，小湘手抱著書，她的髮型變了。)

(左舞臺光圈亮起，廷訓換了副黑絲邊眼鏡，小湘手抱著書，她的髮型變了。)

(左舞臺光圈亮起，廷訓換了副黑絲邊眼鏡，小湘手抱著書，她的髮型變了。)

(左舞臺光圈亮起，廷訓換了副黑絲邊眼鏡，小湘手抱著書，她的髮型變了。)

廷訓：這種鄉土文學，好看嗎？

小湘：總是要看的嘛！不然人家問起黃春明啦、王禎和的，不知道的話，那多丟臉！

（左區燈滅，右區燈漸亮。）

（盧勝依然坐在床沿，阿貞卻伏在他肩上啜泣。）

（盧勝拍拍阿貞的背，沒有說什麼。）

（右區燈漸暗，左區燈乍亮。）

（廷訓和小湘似乎剛從劇院中站起來，廷訓伸了個懶腰，扶一扶他的金絲邊眼鏡。）

廷訓：怎麼樣，找到妳「位子」沒？

小湘：我哪有張曉風那麼有靈性。

廷訓：拜託，妳都大三拉警報了，還笨的像小女生一樣！

小湘：周廷訓，你真以為我看不懂這種舞臺劇呀？

（小湘發出嬌嗔，對著廷訓一陣亂打。）

（左區燈驟暗，右區燈漸亮。）

（盧勝抓著阿貞的手，激動地說。）

盧勝：妳相信我，我一定會想辦法帶妳出去。

（阿貞淡淡地說。）

阿貞：很多客人都這麼說過。

盧勝：我不一樣，真的，我說到做到。

（他們就這樣抓著手，雙眼對望。）

（左區的燈亮起，沸騰的抗議聲傳來。）

（廷訓和小湘穿著厚重的大衣，在人群中丟擲雞蛋，擁擠的人潮中有著「抗議美匪建交」的牌子。）

（在人聲中，阿貞驚惶失措地抱著盧勝，盧勝急急地將阿貞帶離光圈，只留下那張空床。）

（左右兩區燈光漸漸暗去，人聲也漸消弭至無聲。）

（燈再亮時，阿貞換回了原先穿著的服裝，緩緩地走了出來，停在右前舞臺。）

阿貞：不是我不相信，一個眾人欺、眾人騎的卑賤女人，能夠有什麼希望？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懷疑，會不會是老天在

開我玩笑，祂要我再傷一次心？還是要讓我在每一次的轉手中，忘記自己的姓名？

（小湘頓著腳，不理睬追上來的廷訓。）

廷訓：拜託、拜託！大小姐，我又哪裡得罪妳了？

(小湘扭頭就要走，廷訓摟住她，她掙脫。)

廷訓：別不理我好不好？沒幾天就要結婚了耶！

(小湘瞪著廷訓，一字一句斬釘截鐵地說。)

小湘：我不想結婚了。

(廷訓嚇了一跳。)

廷訓：別開玩笑，帖子都發出去了，妳……妳總有個理由吧？

小湘：反正我不想結婚了嘛！

廷訓：唉喲！這算哪門子理由啦！

(廷訓急得跳腳。)

(薛母走出來。)

薛母：咦！不是去看戒指了嗎？這麼快就選中了呀？

(小湘和廷訓幾乎是同時喊薛母。)

小湘：媽——

廷訓：媽——

(小湘兇巴巴地對廷訓吼。)

小湘：誰是你媽？她是我媽媽，不准你叫！

廷訓：廷訓向薛母求救，投以無可奈何的眼神。

(薛母微微一笑。)

薛母：妳不讓廷訓喊媽，難道叫他喊我歐巴桑呀？都快嫁的大姑娘了，還這麼孩子氣。

小湘：那我不嫁了嘛！

薛母：好，不嫁，不嫁，留在家裡當老姑婆，我們母女湊一對黃金女郎。這樣可以吧！

小湘：媽——

(廷訓忍不住笑了出來，小湘立刻轉為嬌嗔，瞪著他。)

(小湘伸手推廷訓，硬是把他推向舞臺外。)

廷訓：媽——

薛母：廷訓哪！先回去好了，晚上再過來一起吃飯，小湘只是緊張，沒事的啦！

(薛母朝著舞臺外說完話，輕輕嘆了口氣，透出一種強顏的笑容，卻又按耐不住地輕輕拭淚，她坐在一把搖椅上，光圈縮小，只剩下她四周的光。)

(薛母搖著，小湘進來見狀，半跪半坐在舞臺的地板上，把頭靠在母親膝蓋上。)

小湘：媽媽！我真的會害怕耶！

(薛母看著小湘，撫著她的頭髮，沒有回答。)

小湘：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跟他，所有的事情好像安排好了，每一次，等我要開始問為什麼的時候，它都已經自自然然那樣了。我好像根本來不及拒絕，事情就要發生了。媽媽，我認真的想過，我不要嫁了，好不好？

薛母：當然好了，只是別人會怎麼想？一個寡婦，捨不得女兒，卻誤了她女兒的一生？

小湘：那不管別人嘛！更何況，嫁給他，誰知道以後會不會誤了我一生？

薛母：廷訓是個好青年，妳要相信他。

小湘：可是，把自己的命運，交給一個陌生人，那不是挺恐怖的？

薛母：大家不都這樣？當年要嫁妳爸爸的時候，我選連他長什麼模樣都不清楚呢！重要的是，當人家的妻子，要懂得持家，幫助丈夫，那可是兩個人的事，少了一顆心，任誰也撐不起一個家哪！

小湘：我知道啦！妳就是巴不得趕快把我趕走。

薛母：不趕妳走，成天把妳栓在腰帶上，像妳這個脾氣，會受得了？哪天想想倒要怪起媽來囉！

小湘：才不會呢！我是心甘情願的嘛！

薛母：今天這麼想，明天可就不知道囉！傻丫頭，一切都會很順利的，別太鑽牛角尖了。

小湘：好嘛！好嘛！反正嫁出去的女兒，是潑出去的水，看我嫁出以後理不理妳！

薛母：養兒防老已經不時興囉！這點自知之明，媽是知道的。

小湘：媽！跟妳說著玩的啦！

薛母：就像當年逃到臺灣來，別人都還想著回去，想著大陸上的那點基業，只有妳爸爸死心塌地地要待在這裡。他還告訴我，不破釜沉舟，不會有決心的，沒有決心，就是南朝遺民，一輩子也抬不起頭來。小湘呀！一個女人，嫁一個丈夫，就像選一塊地一樣，吃再多苦，也要好好地守著他。

小湘：那要是他使壞，難道也任他欺負？

薛母：先看清楚了，就不會那麼糟了。

小湘：妳就是宿命嘛！現在離婚的人那麼多，難道都是瞎子呀？

薛母：當然啦！看走了眼也是有的。可是婚姻也得學習呀！互相包容、互相體諒，夫妻總也要像是患難的朋友。

小湘：那就做朋友嘛！何必冒那麼大的險，讓彼此互相託付一生，到時候怨來怨去的，自討苦吃嘛！

薛母：妳呀！就是嘴硬脾氣倔，聽媽的話，好好安心當妳的五月新娘吧！

(母女倆不再說什麼了，只能互相偎著。)





驚的動物。)

(莊嚴的結婚進行曲再度響起，大幕將人群、傢俱……阻隔於廷訓和小湘身後，他們似乎是走出了教堂，紙花、禮炮從四處拋起、響起。)

(在人群的歡呼和掌聲中，小湘將手中的捧花拋出，然後和廷訓步下舞臺，離開了。歡呼、掌聲漸漸沉寂。)

(舞臺前區，殘留一地的紙花，新娘捧花遺落在紙花屑中。光圈縮小，最後的一束光集中在那個捧花上。阿貞顫顫地走進光圈，俯身抖著手拾起捧花，抱在胸前，不勝憐惜、不勝感動地。)

阿貞：我沒有永恆的鑽石項鍊，沒有不朽的紅木傢俱，更拍不起保證記憶不褪色的結婚照，可是，這個呢？這個能帶給我幸運嗎？……對於一個新娘來說，她擁有的幸福一定比我多，可是，關於生存的本領，我卻懂得比她多……我相信，這東西會帶給我幸運，我相信，我真的相信……

(燈光漸漸暗去。)

阿貞：我相信是她故意留給我的，我不能失去這個幸運的捧花。

(燈完全熄滅。)

## 第二幕

(燈亮時，出現在觀眾面前的，是前一幕組合成的傢俱擺飾，對一個家庭來說，顯得華麗得不真實，彷彿它本來就應該是佈景似的。在舞臺正後方中央，懸掛了一幅廷訓和小湘的結婚照，油畫的質感，大得有些誇張。)

(九歲的大器，蹲在地板上，正和他的電動玩具嘶殺，電動玩具的電子聲音，充斥著全場。)

(歐巴桑仔細地一點一點地打掃著房間。)

(小湘穿著睡袍，頭髮捲了許多髮卷，讓人有種黃臉婆的感覺，她一面打理著頭髮，一面高聲問歐巴桑，以致於聲音比人先出場。她走在穿衣鏡前打量著。)

小湘：歐巴桑，昨天送去乾洗的衣服拿回來沒有？

歐巴桑：沒咧！洗衣店說下午會送來的啦！

小湘：打電話催一下，搞什麼嘛！下次別去那家了。——喂！大器兒子，功課做完沒有？老玩電動，殺到十萬分也沒有人給你一百分。

大器：歐巴桑啊，我的石頭妳去撿了沒有？

(正待撥電話的歐巴桑聞言立刻放下電話筒，起身到自己的包包裡抱出一堆大小不一的石頭。)

歐巴桑：這些啦！好不好？

（大器正眼也沒瞧，繼續玩電動玩具。）

大器：反正妳幫我挑啦，老師說要那種什麼花崗岩的石頭就是了，鵝卵石也可以啦！

（歐巴桑有點為難。）

歐巴桑：什麼是花崗岩，我不知咧！

（小湘邊講邊走下去。）

小湘：你們那個老師也真會找麻煩！

大器：拿來我看啦！真是受不了！

（大器如檢驗員般地看了一眼，依然沒有放掉手中的按鍵。）

大器：對啦，對啦，妳在哪裡檢的？

（歐巴桑露齒微笑。）

歐巴桑：是我女兒上次去花蓮玩呀檢回來的啦！大器你有福氣，我給她偷幾個過來的咧！

（大器扮個鬼臉。）

大器：哦，當小偷！

（歐巴桑又想到什麼，立刻有去拿她的包包，掏出一個小紙盒，給大器看。）

歐巴桑：還有這個啦！

大器：什麼？

歐巴桑：螞蟻啊！你不是說禮拜一要交螞蟻嗎？

大器：拜託！那是禮拜一耶！今天才禮拜六，那麼早抓幹什麼？要是跑掉了，怎麼辦？

（小湘又出來，這次拿了面霜在塗臉。）

小湘：什麼東西跑掉了？

歐巴桑：螞蟻啦！——不會的啦！放在盒子裡很安全咧！

小湘：唉喲！我們家要變成昆蟲館了啦！大器兒子，你們到底是在上課還是比賽抓昆蟲呀？一下子蟑螂，一下子螞蟻的。

……

大器：自然課呀！妳不喜歡去跟老師講嘛！我都煩死了。

（歐巴桑珍惜地收妥那盒螞蟻。）

歐巴桑：我一大早去公園抓的咧！紅頭大螞蟻，很難抓的咧！

小湘：唉喲！歐巴桑，妳小心點哦！螞蟻跑出來，先生是會罵人的喲！

歐巴桑：不會啦！

小湘：那洗衣店電話打了沒？

歐巴桑：現在打、現在打！

（歐巴桑急忙打電話。）

小湘：做事就是這樣，丟三忘四的。

大器：媽咪，妳又要去打麻將啊？

小湘：跟你王媽媽、李阿姨她們應酬嘛！

大器：我看妳都快變成麻將媽咪了。

小湘：什麼話？沒大沒小的。噢，今天不是應該去拉小提琴的嗎？

大器：唉呀，媽咪呀！小提琴是禮拜三啦，禮拜三，Wednesday，好不好！

小湘：那你今天下午沒補習啊？

大器：今天下午是三點，兒童美語。一、五繪畫，二、四、六美語，禮拜三下午小提琴，晚上補算數，禮拜天早上美語，

下午……

小湘：知道了啦，你媽哪記得那麼清楚。

大器：那我每天上課，還不是很累！

小湘：趁早多學一點，上了國中還有那麼好命，讓你畫畫彈琴的……

大器：我寧可不要，我都快要變成超人啦！

小湘：媽像你這年紀，哪有這麼好命，可以學這多東西，你還不知道……

（門鈴響，歐巴桑去開門，洗衣店的人送來一套衣服，那人和歐巴桑耳語。）

歐巴桑：上禮拜你簽幾支？

送貨員：沒多少啦，全槓龜了。

歐巴桑：下次我報明牌給妳，太子爺說的，很準的咧！我中了兩支噢！

小湘：歐巴桑，衣服快給我啦，嘀咕什麼？

（歐巴桑趕緊拿了衣服，送貨員離去。）

小湘：放沙發上好了，等下我就要穿了。

歐巴桑：噢！

小湘：大器兒子，可以了，該準備上English。

（大器不情願地依然玩著，小湘跑過去關機。）

大器：唉呀，等一下——都是妳啦，人家差點十萬分。

小湘：才七萬三，早著呢，別唬我了，你媽咪又不是歐巴桑！

（大器嘟著嘴，站起來，伸手。）

小湘：幹嘛？

大器：人家要去麥當勞。

（小湘輕打大器的頭。）

小湘：麥當勞全做你們這些小鬼的生意就夠發的啦！

大器：好不好嘛？妳自己說的哦，麥當勞又乾淨又衛生。

小湘：叫歐巴桑帶你去，不准自己去。

（大器不太情願。）

大器：我要一個Big Mac——

（歐巴桑嘆口氣。）

歐巴桑：什麼比哥賣的，很貴的咧！一個要八十七塊！

大器：要妳管，又不是讓妳出錢，妳還可以吹冷氣，不好嗎？

小湘：少囉嗦，歐巴桑，錢給妳，小心哦！

大器：還要一個大薯……

小湘：快去吧，等下遲到了又有藉口不上課了！

（大器歡呼地往外跑，歐巴桑抓起自己的包包和一個小書包，跟了出去。）

小湘：課本帶了沒？

歐巴桑：有啦，我不會忘記的。

（家裡頓時安靜了下來，靜得有點冷清。）

（小湘坐在鏡子前，摸摸自己的頭髮，放下髮卷，梳了梳頭，放下梳子，摸摸自己的臉。）

小湘：日子怎麼會這麼快，百般無聊卻一下子過了十年，鏡子裡的人，還是那個鬧脾氣不肯出嫁的大小姐嗎？

（她有點寂寞地起身，收拾大器丟下的電動玩具，然後呆坐在沙發上。）

（小湘想起了什麼，撥電話。）

小湘：媽，我是小湘……哦，廷訓應酬去了，嗯……他上美語班，嗯……也沒有啦，只是突然有點想媽，想聽聽妳的

聲音……

（燈光漸漸暗了，燈再亮時，小湘已換上外出服，在街上閒逛。）

(麥當勞的招牌，百貨公司櫥窗、珠寶店櫥窗等等，從她身邊溜走。)

(在一家花店前，小湘被一個乾燥的捧花架子所吸引，停下脚步。)

(盧勝客氣地出來打招呼。)

盧勝：小姐，買花吧！

小湘：哦，給我一打鬱金香。

盧勝：送人嗎？

小湘：自己要的。

盧勝：請稍等一下，馬上幫妳包好。

(盧勝忙碌地拿花、包裝；小湘伸手摸遍下乾燥的捧花。)

盧勝：那是我店裡的標誌，我們還打算做外銷呢！

小湘：鮮花店幹嘛用這個乾燥花做標誌？

盧勝：是我太太的意思，她說那是幸運符。——好了，您的花。

(小湘接過花，聞一下，付錢後離去，臨走，又回頭看了一眼捧花。)

(阿貞和小湘匆匆擦肩而過，她停在花店門口，突然想起什麼似的，回頭看著小湘消失的背影。)

(燈漸暗。)

(燈亮時，依然是小湘的家，昏黃的燈光，是夜晚。)

(電視新聞正報著「十信金融風暴」，財經首長下臺的消息。小湘呆望著電視，沒有什麼反應。)

(大器歪躺在沙發上睡著了。)

(歐巴桑端了杯熱牛奶出來，放在茶几上。)

歐巴桑：大器睡著了咧，要不要叫他起來喝牛奶？

小湘：睡了好，別吵醒他。

歐巴桑：那我抱他進去睡。

小湘：我來好了，沒別的事，妳也去休息吧！

歐巴桑：先生——

小湘：反正是三更半夜才回來，留著門口的小燈就好了，不必等了。

(小湘吃力地抱起大器。)

歐巴桑：太太，我可不可以借個電話打？

小湘：長途的咧！

小湘：噢！打吧！長話短說。

（小湘把大器抱進去，歐巴桑開始打電話。）

歐巴桑：喂，我啦，幾號啊？……：喂！喂！還有呢？……：那給我多簽兩支，……：對啦，我兒要畢業旅行，靠這個交錢的咧！……：好！

（歐巴桑掛電話的同時，小湘也出來了，她伸了個懶腰，打了呵欠。）

（電話鈴響，歐巴桑順手接了。）

歐巴桑：太太，找妳的。

（小湘坐下接電話，順手拿起牛奶，喝著。）

小湘：……：哦！劉太太呀！……：不去啦！……：對不起啦！我先生反對的很……：我知道，真是抱歉，……：好，好，哪天一起去吃茶，我請客，……：沒問題啦，……：好，晚安！

（掛了電話，小湘將牛奶一口飲盡。）

小湘：再打，兒子真叫我麻將媽咪了。

（歐巴桑收拾杯子。）

小湘：歐巴桑，長途電話打給誰啊？

歐巴桑：沒有啦，是那個……：那個……：簽大家樂啦！

小湘：大家樂？

歐巴桑：對呀，現在很流行咧！比妳打那個麻將有賺哩！

小湘：哼！能賺多少？我打麻將是殺時間，誰在乎贏還是輸。

歐巴桑：這個不一樣咧，中了哦，一次全部就給它賺回來哩！有人靠這個賺了好幾棟房子噯！

小湘：妳聽人家在胡說，炒股票都沒那麼好的事！

歐巴桑：真的啦！而且人家說哦，政府作東，大家一起樂啦！很簡單的嘛，一支有五百，也有一千的，都是號碼……：

（歐巴桑眉飛色舞地講著，小湘愈聽愈專注。）

（音樂輕快地揚起。）

（燈光轉變，小湘依然坐在沙發上，歐巴桑則穿梭在下列各地點。）

（歐巴桑提著菜籃子，向賣菜的打探軍情，然後忙不迭地跑回去告訴小湘。）

（小湘打電話。）

（歐巴桑又跟人家跑去問大樹神，在一個樹頭前，和別人一起燒香膜拜，然後在樹頭上掛紅絲線，有人甚至掛上金牌。）

(大器放學回來，把成績單交給小湘，小湘摸摸大器的頭以示嘉許。)

(大器進去，歐巴桑立刻湊上前去看大器的成績單。)

歐巴桑：這個數字會有準咧！

(小湘半信半疑地打電話。)

(歐巴桑又跑去拜石頭公，有人拿了放大鏡在研究石頭的裂痕。)

(小湘數鈔票，分了一把給歐巴桑，兩人都眉飛色舞。)

(歐巴桑又跑到菜市場去，她拿回一張黃單子。)

(小湘翻著紫微斗數的書，絞盡腦汁地算來算去。)

(比童搖搖晃晃地從舞臺邊跳出來，口中喃喃有辭，歐巴桑帶著小湘和其它人跟在後面，每人手上都有一大束香，

大家不斷交頭接耳，許多數字被喊了出來。)

(電話鈴聲此起彼落地響著，籠罩了整個舞臺。)

衆：啊，禳龜！

(一切沉寂，人群迅速散去，小湘跌坐在沙發上，發愣。)

(廷訓一面鬆領帶一面走進來，一副很疲倦的樣子。)

小湘：廷訓，能不能給我一點錢，……大器明天要交補習費。

(廷訓顯得詫異。)

廷訓：前天不是才給你兩萬？

小湘：你每次都這樣，我伸手要，你才給一點，你不知道家裡什麼都要錢嗎？像乞丐一樣，伸手跟你拿才有，說給人家

聽，別人還以為你老婆花錢像喝水，才讓你這樣管著。告訴你，我只是不願意出去，隨便找個工作，三萬五萬我

也有，還需要看你臉色嗎？

廷訓：妳幹什麼妳？心虛了是不是，我才問妳一句，妳就說一大串，我什麼時候管過妳用錢了，不過是關心，多問一句

就惹妳這麼多牢騷。

(小湘顯得心虛而激動。)

小湘：關心，關心，你只會把關心掛在嘴上，你要是真的關心我的死活，每天還會這樣三更半夜才回來嗎？誰知道你是

有早妻還是午妻啊！

(廷訓轉頭不理小湘，逕自進房去了。)

(小湘坐在沙發上喘著氣，沉默片刻。)

小湘：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跟他吵，我其實真的不是那個意思。我只是想讓他多注意我一點，雖然明明知道他是個好丈夫，

還是忍不住要去挖一些事來數落他。好像不說話、不吵架，就會忘了我們還是夫妻。那一次大槓龜之後，歐巴桑嚇得再也不敢跟我提什麼大家樂了。可是我有時候卻很迷惑，那麼多的家庭主婦，賣麵的、賣菜的，一天三塊五塊的存，把一切的希望都寄託在一次的賭局裡。為的是什麼呢？財迷心竅嗎？還是在那些小小的數字裡滿足一個翻身的希望？生活並不苦啊？物質的慾望卻愈來愈大，大得讓人喘不過氣來。而我，是無聊吧！孩子一天天長大，卻離我愈來愈遠，媽咪是個落伍的代表，我永遠也追不上那些鬼靈精怪的想法。剛結婚的時候，擔心自己當不了一個好妻子，生了孩子，又恐怕孩子長不大、輸給別人。也許我現在會比較瞭解媽媽當年的辛苦。可是為什麼總害怕回到媽媽身邊？是擔心她看透我這顆空虛的心？還是根本不敢承認自己過去是多麼任性？

（當小湘獨白的時候，那些膜拜、找尋數字的人們，像幽靈般無聲地在舞臺上重覆著瘋狂的追尋。）

（大器背著沉重的書包，蹣跚獨行。）

（廷訓在杯光酒影中擺動著雙手。）

（薛母孤單地在搖椅上打著毛線。）

（大器拉著無聲的小提琴。）

（歐巴桑提著菜籃，忍不住仍要打聽一下別人的消息。）

（小湘離開座位，穿梭在人群中，他們彼此不相聞問，世界是如此冷漠而隔絕。）

（黑色的幕緩緩將一切遮蓋了，只留下小湘一人孤立在舞臺前緣。）

小湘：於是我想，總有一些事情可以做吧？

（黑色幕前懸下一塊巨大的股市行情牌，跳動的紅色數字，伴隨著單調的行情播報，像是古廟裡點點香火，和不斷複誦的經文。）

小湘：在一些太太們的介紹下，我也成為熱門的股票族。似乎這比大家樂要多一點學問。離開學校十多年了，一下子關心起那些其實也看不太懂的圖表公式，什麼兩伊戰爭啦！證券交易所所得稅、道瓊指數、恆生指數，連從來不會去買的工商時報、經濟日報也煞有其事地反覆研究。每天早上，走進號子，在熙攘的人潮裡可以感覺到一致的呼吸，第一次發現人跟人之間原來也可以這麼沒有距離。

（人群漸漸擠滿，在證券行情揭示牌前，隨著漲跌停板申掛量的起伏而驚嘆歎歎。）

小湘：我沒敢再告訴廷訓，股本是跟媽借來的，主要是怕廷訓瞧不起我，就像當年去看舞臺劇，生怕他笑我不懂裝懂一樣。只有在每天午后的西餐廳裡，和那些太太們一起談笑，把那些政治人物的祕聞軼事當作自家的樂趣，才能讓我感到一點點安慰。彷彿自己真真實實地和這個社會發生了關係。人，都是怕被孤立遺棄的吧！

（一群太太們坐在咖啡廳裡，每人手上都拿著一份報紙，她們笑著、談著，指著報紙上的圖表煞有其事地分析著。）  
（小湘邊講邊走近她們，她們也歡迎她，騰出個位子給她。小湘坐下，仍然繼續她的獨白。）



小湘：在這裡，我好像才能找到自己的位子。

（一位太太接著耳語，雖然是耳語，聲音卻大得嚇人。）

太太：小道消息，這波漲勢過不了五千大關，大家要多注意了。

小湘：怎麼會呢？報紙上說人氣很旺，會往上沖呢！

太太：喲，妳聽那些記者胡寫，他們買了哪些股票，稍微注意一下就看出來啦！信他們哪！哼！

小湘：那怎麼辦？

太太：快手殺出啊怎麼辦！到時候藍單子滿天飛，我看哪到財政部長家去丟石頭都救不回噢！

（小湘緩緩站起來，太太們無視於她的遊走，繼續無聲地談論著。小湘走到舞臺中央。）

小湘：果然，四千七百多點之後，一路下挫。幸虧她們提醒了我，不然，大器的生日禮物又得黃牛了。經過了這次教訓，我更喜歡和她們在一起了，自己也偷偷到書店買了幾本，什麼胡立陽、朱成志，什麼策略、秘笈，像學生時代應付大考一樣，K了老半天，我終究還是弄不懂，那個什麼艾特略波動理論。唉！也難怪廷訓警告我不准碰股票了。可是，我就是不服氣，憑什麼那些太太們就玩得起來？我好歹也讀了個大學畢業哪！

（人潮又漸漸聚在行情揭示板前。）

小湘：唯一慚愧的是，媽媽想回大陸探親，我硬是怕股市有變，藉口大器需要照顧，沒跟媽回去。欠媽的，等賺了錢，再還她吧！過了中秋，再陪她吧！

（人潮開始擠推、驚惶。）

（揭示板上行情一路下滑。）

小湘：黑色的九月，黑色的中秋，我和其他人一樣，被緊緊地套牢了。連廷訓也被我拖垮了。

（抗議聲四起，人群轉身成為抗議的人潮，有人拉起白布條、舉起牌子，人群湧向舞臺前區，有人丟起石塊，砸爛雞蛋，他們搖旗吶喊，石塊在頭頂飛掠，口號在空中迴蕩。）

衆人：郭婉容下台、俞國華下台……返鄉費套牢，國民黨跌停……不要股票，不給選票……

（鎂光燈閃動，人聲鼎沸，間或夾著警哨聲、警告聲、救護車聲，場面變得擁擠混亂。）

（小湘夾在人群中，瘋狂地隨之搖旗吶喊。）

（黑幕打開，小湘的家出現在人群後。）

（刺耳的電話鈴聲響起。）

（除了電話鈴聲外的所有聲音都沉寂了。）

（人潮依然無聲地洶湧著，小湘愣在一角，讓人潮將她淹沒。）

（廷訓穿著睡衣，衝出來接電話。）

廷訓：喂！喂！……

（電話裡傳出的聲音巨大而冰冷。）

電話OS：薛湘靈小姐在不在？北京來的電話。

（小湘從人潮中殺出一條路，搶過廷訓手中的電話，她急急地問。）

小湘：我是、我是……

（她愣住了，電話重重落下。）

（電話聲不斷重覆，且有回聲。）

電話OS：妳母親病亡……

（使勁了吃奶的力量，小湘嘔心瀝血地喊了一聲。）

小湘：媽——

（人聲鼎沸，人潮開始往小湘家裡跑，每個人搶一樣東西。廷訓和大器被推擠碰撞，最後廷訓只好抱起了大器，憤怒而狼狽地看著那幅破碎落在地上的結婚照。）

（小湘換了黑色的衣服，一口皮箱放在她身邊。）

（人群像蝗蟲一般，把舞臺上搬得一空，只剩下一片黑色，和絕望、衣衫不整的廷訓，抱著哭泣的大器。）

（小湘在一紙離婚證書上蓋了章，證書自她手中滑落。）

（小湘去抱大器，廷訓閃躲，不讓小湘抱大器，終於三個人扭扯在一起，大器哭爸喊媽。）

（廷訓終究還是搶走了大器，他緊抱著大器，瞪著跌在地上的小湘。）

（小湘爬起來，提起皮箱，絕望地望著廷訓父子，大器泣不成聲，再也喊不出來了。）

（股市行情表變成了機場的告示牌。）

（飛機起落的聲音和播報員的播報響起。）

（小湘靜靜地走向台前的一個光圈，廷訓和大器被大黑幕徹底地掩蓋了。）

（四周沉靜下來，小湘呆呆地站在光圈中，光漸漸暗去。）

## 第二幕

（小湘站在光圈中，靜默片刻後開口。）

小湘：辦完了媽媽的喪事，我不知道該去哪裡，大陸的風景對我毫無意義，而臺北、我已經無家可歸。一狠心，就飛到了紐約，在新唐人街的一個地下室裡落了腳。隨便找了個速食店的工作，一天八小時，一小時三塊五毛錢，足夠

我生活的了。小小的地下室，隔了三個房間，一間住了一對夫妻，他們是從高雄來的，夫妻倆都在中國餐館打工，丈夫是二廚，太太洗碗，……

（光圈亮起，那對高雄夫妻擠在床上看電視，丈夫還不時打打電視、弄弄天線。」

小湘：每個月賺了錢，省吃儉用地寄回台灣，供三個孩子唸書、生活。他們除了睡覺，唯一的娛樂就是看電視。另一個房間住的是一個年輕男子，從大陸來的，我只見過他一次，也不知道他是做什麼的……

（另一個光圈裡，是一張空床。）

小湘：唯一可以確定的，我們都沒有身份，都是移民局遣返的對象。

（小湘走進自己的房間，另外兩個光圈隱去。）

（高雄太太端了碗茶過來。）

高雄太太：周太太，這碗小茶給妳吃。

（小湘道謝，目送高雄太太離去。）

小湘：他們對我不錯，常拿東西給我，有時候，也會拿著他們全家福的照片，一遍又一遍地重覆著他們家的瑣事。我很感激他們，卻又怕痛，因為一聲聲的周太太讓我揮不去台北的影子，而我，身邊連一張大器的照片也沒有。

（小湘披上外套，出門。）

（她走在大白天的紐約街頭。）

小湘：剛開始的時候，忍不住會怨，說什麼一生敬愛，終身託付，忠實的愛，到頭來還是被犧牲掉了。可是日子一長，也慢慢回頭想自己，也不怨了，只是後悔，思念也就特別地深了。

（小湘似乎警覺到什麼，快步走動，還不斷回頭張望。）

（她愈走愈快，愈走愈快，顧不得回頭了，逕自跑了起來，彷彿有人在追她。）

（繞了許多彎，她再也跑不動了，停在路邊喘氣，眼前赫然出現了那個乾燥了的捧花，她愣住了，伸手去碰觸，似乎懷疑那是一種幻覺。）

（依然是盧勝出來打招呼。）

盧勝：小姐，買花嗎？

（當兩人四目相望，都愣住了，一種熟悉的鄉情，但彼此又不相識。）

（阿貞挺了個小肚子走出來，盧勝有點興奮地抓著阿貞的手，無聲地說著「這位小姐是台北來的，我見過，她常常買我們的花……」）

小湘：就這樣，我變成了盧家的傭人。白天在花店裡幫忙，晚上煮飯、洗衣，打掃房子，星期天還有休假。（舞臺的另一區出現了盧家的客廳。）

(小湘戴起頭巾，拿著掃把和擗子，四處打掃。或許是因為心情好吧，她邊做還邊哼著歌。)

(阿貞在角落裡一直盯著小湘看。)

(小湘感覺到有一雙眼睛在注視自己，但又不知眼光從何而來，終於歌聲愈哼愈低，以致於無聲。)

(小湘呆了一下，終於決定還是維持一種安靜的工作方式，她默默地打掃好了，四周看看，滿意地收拾工具。)

(阿貞出現在小湘面前，那麼靜默無聲，把小湘嚇了一跳。)

阿貞：地板那麼髒，擦一擦。

(小湘點點頭，但沒有應聲。)

阿貞：我不喜歡用拖把，那樣擦不乾淨。

(小湘默默地把掃把等工具拿進去，提了桶水和一塊抹布出來，開始擦地板。)

(小湘跪在地板上，雙手一寸一寸地擦著地板，有點委屈地咬著牙。)

(盧勝回來，看見小湘在工作，和善地打招呼。)

盧勝：嘿，我們家地板還沒這麼乾淨過哩！

(阿貞不悅地看了小湘一眼，而盧勝並沒有察覺。)

盧勝：老婆，準備好了沒？時間差不多了！

(他一面說，一面親暱地撫著阿貞的肚子。)

盧勝：小傢伙愈來愈大了哦！

(夫妻倆正往外走，盧勝叮囑小湘。)

盧勝：我們到醫院做檢查，晚飯你自己吃好了。

(小湘微微一笑，繼續擦地板的工作。)

(阿貞在臨走前，加了一句話，冷冷的聲音。)

阿貞：冰箱還有一些剩菜。吃完了衣服順便洗一洗。

(夫妻倆走了，背對著門口的小湘忍不住停了下來，她咬著嘴唇，片刻後，她用力地擗乾抹布，使勁地擦地板，不讓自

己有些許喘息的機會。)

(燈光暗轉，再亮時，小湘在沙發上打瞌睡，電視機的聲音響著。)

(阿貞打著呵欠，走出來，見到這情景，不由高聲說。)

阿貞：周太太，衣服洗好了沒？泡在洗衣機裡快爛掉了。

(小湘從夢中驚醒，跳起來就要往外衝。)

阿貞：電視。

(小湘立刻又回頭關電視，對阿貞微微點頭表示歉意，然後又快步走出去。)

(阿貞坐下來，揉揉自己浮腫的雙腿，有點無聊，打開了電視機。)

(小湘抱了一大籃衣服，匆匆往舞臺後方的曬衣場走，聽到了電視的聲音，停下脚步看了一眼，又繼續她曬衣服的工作。她一面晾衣服，一面說。)

小湘：從一開始，我就感覺到她對我的敵意，可是我還是決定留在這裡。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害怕回到那個冰冷的地下室，還是盧先生的誠意感動了我。

(阿貞關掉電視，起身做孕婦操，她邊做邊說。)

阿貞：第一眼看見她，我就有一種預感，她會不會把現在的一切，從我手中搶走？可是我先生認為我們家需要她的幫忙，留住了她。是不是一種嫉妒，本能地抗拒她的順服？還是我根本有一種想欺負她的衝動？

小湘：有時候她的態度，會讓我回憶起台北的我，才一兩年的工夫，我真的改變了這麼多嗎？我的意思是說，環境不同，連我的個性都改變了。

阿貞：我也不懂自己的脾氣怎麼改變了這麼多，是因為懷孕嗎？看到她，我會想到從前那種認命的自卑，從她身上，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恐懼。

小湘：再糟糕也不過如此了吧！突然會覺得對不起台北的歐巴桑，她其實很好。

阿貞：她其實很好，只是我拉不下臉來，好像客氣了反而對不起自己。

小湘：人的韌性其實很強。

阿貞：人的本性本來不壞。

小湘：習慣了，就無所謂了。

阿貞：習慣了，就醜陋多了。

(小湘整理完衣服，走到另一個角落，坐在長椅上，翻開聖經。詩班的歌聲響起，輕柔地。)

(阿貞則在花店裡插著盆花。)

小湘：我並不信教，可是一直喜歡教堂的感覺。

阿貞：每一次看到花，我就會想起那一個改變我一生的下午。

小湘：所以我當初堅持在教堂結婚。

(阿貞插好了花，遙望著門口架子上的乾燥捧花。)

阿貞：還有，那一束捧花。多年來，我堅持那是我們花店的幸運符。所以，儘管鮮花都成了乾燥花，儘管有人笑我們的門面是沒有生命的乾燥花，但是我不能丟掉它。我自己的生命，不也曾經枯乾失色，又何必在乎別人怎麼想呢？

(阿貞走近乾燥捧花的架子。)

阿貞：他們是不會瞭解的，永遠也不會知道什麼叫作悲慘，什麼又是幸運。

（阿貞似乎想起了什麼，模模糊糊的印象讓她呆立著。）

（小湘闖起了聖經，走向花店，她神清氣爽。）

（盧勝從花店裡出來，拿著車鑰匙。）

盧勝：阿貞，還有沒有什麼需要買的沒有？

（阿貞回神一看見神采飛揚的小湘，驚了一下。）

盧勝：沒有的話，我載周太太上 SUPER MARKET，花店交給妳囉！

（望著兩人的背影，阿貞不由自主地向前走了幾步，喃喃自語。）

阿貞：難道會是她？周太太……周……

（阿貞搖頭，慌亂地抱住乾燥捧花的花架。忽然又把捧花拿下來，藏到花店裡去。）

（燈光轉變，盧勝和小湘抱了一大紙袋、一大紙袋的食品，走進花店，臨進門的時候，小湘發現捧花不見了，只留一個空空的架子。）

小湘：糟糕，捧花怎麼不見了？

盧勝：完蛋，阿貞會急死了。

（他們急急走進店裡，放下紙袋，卻見阿貞若無其事地坐在櫃台後。）

（盧勝不忍告訴阿貞，把小湘拉到一旁。）

盧勝：先別告訴她，找一找再說。

（阿貞卻走到他們身後，厲聲問道。）

阿貞：妳幹什麼？

（小湘張口結舌。）

阿貞：妳想幹什麼？

（阿貞狠狠地推小湘。）

（盧勝拉著阿貞。）

盧勝：沒什麼事啦！

阿貞：妳以為我不知道妳想幹什麼？我告訴妳，這裡的一切都是我的，妳別想搶回去。

盧勝：阿貞，不是周太太拿的，大概是路人拿走了，我去找回來，好不好？

（阿貞紅著眼，依然欺身逼著小湘，有點歇斯底里。）

阿貞：妳不要以為我不知道，第一次到我們店裡來，妳就想把它搶走，對不對？我不會讓妳得逞的，我不會把它還妳的，

那已經是我的了，十幾年來都是屬於我的，妳搶不走了啦！

(小湘無辜地望著阿貞和盧勝，一面被阿貞逼退到架子旁，碰翻了架子，小湘跌坐在地上。)

(盧勝用身體擋住阿貞，一面好言相勸將她帶到一旁。)

(小湘狼狽地爬起來，很難過。)

(盧勝轉頭對小湘示以抱歉的眼神。)

盧勝：對不起，周太太，妳先把東西抱回去好了。

(小湘慌亂地進去抱紙袋，匆匆就要出來，阿貞卻擋在門口，閃躲之間，紙袋破了，東西掉了一地，小湘又慌亂地去撿，想到要拿袋子裝，跑回店裡。)

(盧勝抱著掙扎激動的阿貞。)

(小湘意外地發現被阿貞藏在櫃子裡的捧花，她很高興地拿著捧花跑出來。)

(阿貞又急又氣，全力搶奪，搶到了手，一個用力過度，捧花飛到半空中，再落到地上，乾燥了的花碎了一地。)

(阿貞愣住了，張大了嘴說不出話來。)

(小湘又著急又好心地在地上撿拾碎片。)

(阿貞慟哭，扯住小湘的頭髮，一陣猛打，小湘只是閃躲，並不還手。)

(盧勝攔也攔不住像發怒的獅子的阿貞，三人拉扯成一團。)

(盧勝終於還是將阿貞拉開了。)

(小湘坐在地上哭著，恐懼、迷惑、委屈又傷心。)

(阿貞精疲力盡之後，肚子疼了，疼得跌坐在地上。)

(盧勝也慌了，不斷喊著阿貞。)

(小湘抹著眼淚，爬起來，跑進店裡打電話。)

(救護車的聲音響起，光漸暗。)

(燈光再亮時，阿貞已經躺在白色的病床上，沉沉睡去，一名護士在旁邊。她們在白色的屏風後面。)

(小湘和盧勝疲倦地坐在病房外的長椅上。)

盧勝：對不起，讓妳受委屈了。

小湘：我瞭解，懷孕有很多恐懼，生產更是肉體上最大的痛苦，我不會怪她的。只是，她是高齡產婦，這麼激動，恐怕不好。

盧勝：她是掙扎了很久，才決定懷孕的。我認識她以前，她受了很多折磨，身心都受到很大的傷害。  
(小湘沉默了。)

- (阿貞醒了，開始呻吟，護士匆匆跑出來。)
- (護士把盧勝帶進去，盧勝握住了阿貞的手。)
- (小湘站起來觀望了一下，又坐下來，發呆。)
- (燈光起了變化，屏風後的三個人和小湘都籠罩在背光中。)
- (燈光不斷配合著不同的音效變化，進入阿貞過去的意識和眾人的集體潛意識中。)
- (小女孩稚嫩的聲音，喊著媽媽，空洞的回音。)
- (無助的母親，眼看著小女孩被另一個女人強帶走，小女孩拼命把手伸向母親，卻和母親伸出的手愈離愈遠，母親轉身背對小女孩，不忍再看。)
- (救火車警笛響起，人聲吶喊，哨聲不斷。)
- (擁上舞臺後方，被拒馬人牆阻擋的人潮，忽然背後一片火光衝天，人潮擠推。慢動作。)
- (小女孩哭泣的聲音，回聲。)
- (擠推的人潮，丟出了白菜、雞蛋、蕃茄和石頭。)
- (威嚇的盾牌敲擊聲，夾雜著的吵雜的人聲。)
- (女人鞭打著比小女孩稍長的女孩子，女孩子不斷閃躲，卻徒勞無功。)
- (汽笛長鳴，人聲繼而沸騰。)
- (人群奔向艦艇，互相擠推，他們都背著包袱、行李。慢動作。)
- (女孩子拼命奔跑，跌倒了再爬起來，驚恐的神情。慢動作。)
- (空襲警報聲突然響起，蓋過所有的聲音。)
- (人群逃散，左衝右撞地躲警報。人跑空了。)
- (奔跑的女孩被後面跑上的人一把扯住頭髮，雖然掙扎，依然被那人給架走。)
- (喊殺聲驟然響自兩側。)
- (拿著鋤頭、木棍的兩隊人馬械鬥。一陣慌亂。)
- (女孩被人凌辱，衣服被撕破，並且被括著耳光，然後被拖了出去。)
- (海潮聲如萬馬奔騰，一波又一波。)
- (人聲尖叫、吶喊。)
- (所有的人朝舞臺前方奔跑，慢動作，背後的海浪湧起半天高，直追人們。)
- (海潮吞噬了一切。)
- (一切沉靜。)



(驀然一陣嬰啼，紅光滿面，然後暗去，直到全黑，靜默無聲。)

【尾聲】

(燈亮時，舞臺上空無一物。)

(小湘提著皮箱，走在前面，阿貞恢復了苗條的身材，撐一把雨傘隨後，盧勝抱著嬰兒走在最後。)

(他們靜靜地走上舞臺，在中區停下脚步。小湘轉身，放下皮箱。)

阿貞：謝謝妳。

小湘：謝謝妳。

阿貞：哪天我也會回去，在下西北雨的五月裡，和妳一等計程車。

小湘：像十二年前的五月天。

阿貞：我們結婚的日子。

(她們擁抱著，在傘下。)

(小湘提起了皮箱，轉身走向舞臺的另一端，在消失身影前，回頭又看了一眼。)

(兩個女人彼此揮手。)

(結婚進行曲漸漸響起。)

(燈漸暗。)

(劇終。)